



新冠肺炎 广场

读者来函

实习医生来信：致每一位在疫区中生活的香港人

我们的热血里头，其实藏著很多很多冷静与疼痛的理性思考。我跟一起挣扎的同事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安心生活啊。

黄琬咏 | 2020-02-08



2020年2月3日早上，伊利沙伯医院的医生。摄：林振东/端传媒

【编者按】有话想说吗？端传媒非收费频道“广场”的“读者来函”栏目欢迎各位读者投稿，写作形式、立场不拘，请来函community@theinitium.com，跟其他读者分享你最深度的思考。

我是一名现正于外科病房工作的实习医生。

身为一个在香港公立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这几天来，我都活在沉痛的挣扎之中。

武汉肺炎近日于全球迅速扩散，香港政府并没有做出有效的疫情管理，反倒将政治立场凌驾在人权之上，拒绝封关，罔顾市民健康。香港的确诊数字持续上升，社区爆发指日可待。疫情恶化至如斯田地，政府实在责无旁贷。更让人气愤的是，行政长官竟然在上周末拒绝与医管局员工阵线对话。为了市民健康著想，工会在三月二日发起第一阶段罢工，希望促使政府全面封关。可惜政府最后只关闭部分关口，根本无助阻止疫情扩散。谈判破裂以后，工会宣布展开第二阶段一连四天的罢工行动。

穿上白袍的瞬间，相信大部分医生都同时披上了一份强大的使命与责任感。人的生命如此脆弱，灵魂并不会在离开身躯之前作出请示。所以作为医护人员，我们都不介意为了病人，而牺牲自己的作息与用餐时间，随时候命拯救每个命悬一线的病人。可是，医院外面，在一个更庞大的社区之中，竟因为可悲的公共卫生政策，而处于水深火热的健康危机之中。源头不减，源源不绝的病源只会一直涌入社区。等到有天社区大爆发，就算全体医护不眠不休地工作，医疗系统也难以负荷疫情，亦难保会有更多宝贵生命被不必要地牺牲。

打从工会开始罢工行动以来，同事之间就有著无尽的讨论与妥协。大家都因为这一份挣扎而茶饭不思，每天单单是决定上班与否，已经会辗转至凌晨不休：上了班，就会觉得将来参与罢工的同事被清算时，自己会因为此时的退缩而觉得愧疚；可不上班的话，又会因增加了同事工作量和影响到病人的治疗而愧疚。

总之，无论最后决定为何，我们时刻都带著一份愧疚生活。

有同事甚至将罢工比喻成火车哲学命题：到底我们应该眼睁睁地看著眼前的四个人（好比社区爆发中被感染的大多数人）被辗死，还是拉下手把改变火车的移动方向，杀死站在另

一条轨道的一个人（好比因医院运作被打乱而影响到的小部分病人）？

我相信大家对这命题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与答案。可到了真的要拉下手把的一刻，又有谁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生死大局？

而这次参与罢工的同事，正正就是鼓起勇气拉下手把的人。

最近医院的气氛尤其紧张。大门有穿著全副武装的保安二十四小时进行监测，量度访客体温；又禁止亲友探病，只能帮他们把带来的物资转递病人，以减少医院人流于病毒传播；病房门前甚至加上了一条胶链，以防亲属无故闯入病房。

我竟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觉得自己是有害。就连靠近家人朋友，也会生出惧怕与愧疚。我不怕死，可是我真的真的很怕害死我爱的人。

无论在任何专科工作的医护人员，每天上班的时候也都在提心吊胆。因为你根本无从猜测，下一位你遇上的病人，会否就是下一个确诊个案。

所有发烧且有旅游史的病人，我们都会严阵以待，把他先送往负压病房去，再以全副武装上阵看诊。最初，我也因为惰性与方便而松懈，懒于戴上保护眼罩。可是，有一次凌晨值班收症的时候，我遇上了一个被急症室胡乱分派到外科病房的肺炎病人。病人最初并没有告知我们她最近曾到深圳旅游，经过我们多番质问之下，她才和盘托出。当时，我只戴著普通外科口罩。而隔天早上，我开始感到头晕，肠胃不适，工作的时候竟突然把昨天的晚餐一下子全部吐出。看著眼前脏乱的呕吐物，我深感恐惧与疲惫，也不知自己下班以后该往哪儿去：我怕自己真的染上武汉肺炎，回家休息的话就会感染家人；可是独留宿舍，万一不支倒地，就会无所依靠地死去。

突然之间，我竟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觉得自己是有害。就连靠近家人朋友，也会生出惧怕与愧疚。我不怕死，可是我真的真的很怕害死我爱的人。

后来，我跟在内科上班的同事聊起此事，才得知他们也有一样的想法。现正值流感高峰期，普通内科病房中充斥著数之不尽的肺炎病人。可是因为保护装备都被转送到隔离病房，普通病房并没有足够的装备给予员工。结果，在普通病房工作的同事，反而比在隔离病房工作的人更为高危，也活在更深的恐惧之中。而且，同事之间也偶尔会因怯懦，而出现互相推搪工作的情况。难怪有朋友因为这些恐惧与人性的阴暗面，在上班时整天处于精神绷紧的状态，导致忧郁症发作，不得不停止工作。

“当你知道，医院防疫措施错漏百出，而你的上司根本完全不顾你的死活时，你就难免会想：其实这时候为了保护自己，是否应该自私一点？”暂时离开医院工作的朋友说。

抗疫的日子，我们有家归不得，有苦诉不了。可大部分医护人员依然在无人理会自己死活之际，选择将病人的福祉放在自己的健康之前。

除了焦虑以外，病房中也弥漫著令人心痛的忧伤。长期在医院工作，无可避免地，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医护人员。看著他们拿著“死签”，穿著保护衣走向隔离病房的孤独身影，心痛的感觉就从深心涌出。

在我工作的外科病房，其中一位护士抽到“死签”。同事们都红著眼，叮嘱要好好保护自己，将来一定要再见。我虽然跟他交情不算深，可看到此情此景，也不禁鼻酸起来。后来，他有天从隔离病房下来匆匆一聚，也故意跟我们保持著一米的距离聊天。大家都说，你憔悴多了，也瘦多了。上次看到你一个人面对墙壁吃饭的画面，多让人心痛啊，你有空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吧。他说，不会啊，我很享受一个人吃饭的独处时光。我现在很脏，不想要传染你们。

听到这里，心一直在隐隐作痛。这种自发性的孤独，到底是来自于一份本来跟同事之间多深厚的连结。

而我们看著隔离病房之中，九成都是挂著大陆拼音名字的病人，有时候真的不禁会想：我们的政府到底想牺牲什么，来换取什么？

难怪社交网络上，都充斥着同事充满泪水，愤怒，与痛心的信息。而这些感受混在一起，就成为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让我们为了市民健康，为了同事，亲友与自己著想，鼓起勇气，拉下“罢工”这手把。

无论最后我们的选择为何，每次漫长且痛苦的挣扎与讨论，其实都是让我们重新体认自己为何会当上医生/护士/专职医疗人员的过程。

当然，身边有很多强烈反对罢工的同事。他们认为医生的职责就是在最坏的时候紧守岗位，救伤扶危。就像当年沙士爆发的时候，就算保护装备不够，我们也绝不退缩。而且，社区大爆发其实早已经因为延迟封关而发生了，无论如何我们也改变不了现况。

他们觉得，罢工并不是请愿的最好方法，因为我们万万不能间接杀死一些病人，去救将来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的人。就算我们会如常提供紧急服务，可是人手减少，始终难保会影响到紧急服务的素质。到头来，我们不只危害了病人的生命，也损害了大众对医护的信任。

我其实很敬佩选择紧守岗位的医护，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为了病人的福祉著想，为市民的健康而努力。而且，要在“关心社区”与“关心病人”之间作出取舍，这对每一位医护人员来说，都是痛苦不堪的挣扎。

其实，据我所知，大部分同事都因为实际的考量而站在手把前踌躇不决。做出决定之前，我们必须参与没完没了的会议，再从上司的字里行间中，猜度对方的真正立场，以评核被清算的风险；经过一波对强权的惧怕，和一波良心谴责以后，当你终于下定决心拉下手把，将决定告知同事之时，又会引起一波沉默，又或一波激烈的辩论。大家的立场本来就根基不稳，再加上同事之间互相牵制的取态，很容易就会陷入摇摆不定的状态。

碍于身分所限，我们还没获发放真正的医生牌照。因此，我们又多了一层考量：万一真的被清算的话，在医学院里六年来的寒窗苦读的努力一下子付诸流水，而我们对工作的满腔热诚，也不知能往哪里放了。

“每天上司都会给说话我听，说今天又没有人上班了。我已经接受了，任我将来再努力工作，将来也不会有晋升机会了。”带领同事参与罢工的护士朋友说。

我们的热血里头，其实藏著很多很多冷静与疼痛的理性思考。

这段日子的心情，就好像去年的每一场社运一样，每个周末，都是走不走上街头的一种挣扎。走上街头的话，就有一种失去方向的无力感，晃晃荡荡不知如何才能帮得上忙，当然也害怕走得太前，就会有生命危险；可是留在家里，在电视新闻看著烽烟四起的画面，又觉得把手足留在街实在愧疚不已。

我跟一起挣扎的同事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安心生活啊。

在最后一个失眠的晚上，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无论最后我们的选择为何，每次漫长且痛苦的挣扎与讨论，其实都是让我们重新体认自己为何会当上医生/护士/专职医疗人员的过程。勇敢罢工争取诉求的医护人员，目的并不是为了瘫痪医疗系统，而是为了争取我们本来应有的谈判权，维护市民健康；而在危难中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目的并不是为了置身事外，而只是为了保障医疗服务素质，实现当初加入医护行列时，救急扶危的初衷。

而希望大家支持医护人员的话，并不要只流于呐喊打气。请你们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如非必要，不要使用公共医疗服务，把资源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也请你们好好保重身体，好好保护自己。毕竟你们的健康，才是我们最重视的事情。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舆情观察：李文亮去世后互联网上的一夜
2. 台湾口罩去哪儿？为何台湾政府全面禁止出口？
3. 无法抵达的物资：民间救援为何迟迟送不到一线医生手上？
4. 香港口罩去哪儿？四问进口受阻、储存机制和监管缺口
5. 疫情与体制：高效的“中国模式”，为何总是在公卫危机上重蹈覆辙？
6. 泛科学：三篇最新的新冠肺炎相关论文，都讲了什么？
7. 1.28疫情更新：内地停发港澳个人游签证，香港周四起暂关闭西九龙等站、香港往来内地...
8. 泛科学：关于新冠肺炎的20个传言，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9. 别让普通人李文亮，仅仅成为体制崩溃的注脚
10.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

编辑推荐

1. 奥斯卡前夕预测：“老白男”能度过外强中干的转型期吗？
2. 别让普通人李文亮，仅仅成为体制崩溃的注脚
3. 离开武汉的印度人：有人十二月得知疫情，有人回国就被确诊
4. 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前评析：应该入围的女性电影人去哪了？
5. 舆情观察：李文亮去世后互联网上的一夜
6. 郦菁：官僚体系与公民社会，谁是肺炎危机的答案？
7. 走在钢索上的各国政府：“撤侨”两头难、台湾尤甚
8.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

9. 从武汉返乡后，他们被泄露隐私、被警察铐走、被酒店驱赶

10. 断货的米铺和停摆的习俗：“封城”传闻中的潮汕春节

延伸阅读

黎明：疫情恐慌与公共话语生态，一个批判性的观察

当下的公共讨论已经出现了话语权分布向民粹化倾斜的生态？

逃兵还是抗争者？罢工香港医护到底在争取什么

“（香港政府）没有想过防止疫情，而是在想如何用香港这个地方来打这个病毒。由头到尾，也没有想过不让这个病毒进入香港。”

读者来函：当无处可逃时，我们无法再逃离这个时代

我希望大家的愤怒可以保持得更久一些，不要疫情一结束就什么都忘了。

【影像现场】坐轮椅、睡纸皮、扎帐篷，他们大街上排队12小时买口罩

“自己没得用没什么所谓，反正快死了，最后没得用就不用了，但是后生仔要用。”

舆情观察：李文亮去世后互联网上的一夜

“吹哨人死了，但我们要把哨子保护好。”

离开武汉的印度人：有人十二月得知疫情，有人回国就被确诊

12月20日前后，中南医院的教授告诉实习的印度医学生，不要再来了。

别让普通人李文亮，仅仅成为体制崩坏的注脚

这不仅是一个曾说过真话的个体的离去，或也是一整个中国叙事在历经一个多月的肺炎危机后，彻底破灭的象征。